

郭 昕 著



大家小傳

郭昕 著

21位中国当代音乐学家鲜为人知的学术之旅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郭 昕◎著

21位中国当代音乐学家鲜为人知的学术之旅

大家小傳

郭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小传: 21 位中国当代音乐学家鲜为人知的学术之旅 / 郭昕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43-5824-7

I. ①大… II. ①郭… III. ①音乐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854 号

大家小传: 21 位中国当代音乐学家鲜为人知的学术之旅

作 者 郭 昕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824-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言

这本集子是作者郭昕对二十一位音乐学家的采访记录，涉及专业的领域有中国传统音乐、中外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世界音乐、音乐理论研究、作曲等。采访对象基本上限于北京一地，而且，在我看来，采访对象也不像是事先经过仔细斟酌以后选定的，因为还有很多有代表性的音乐学家并没有被包括进来。

既然是采访，有问有答，就有一定的即兴成分，可能不像文字形态的东西那么严密、完整。尽管如此，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音乐学术领域一部分学者的经历、思索、业绩、感悟等，也许会给读者以某些启迪。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成长背景、机遇、天分和成就。但是，他们对音乐学术的敬业精神我想还是很一致的，都在为中国的音乐学事业进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把一个个零散的采访记录结集起来，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这些年来音乐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的领域里辛勤耕耘。可以这样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学发展的最好时期。无论是队伍还是成果都达到了空前规模。

采访对象几乎都来自全国艺术院校或艺术研究机构，尤其是来自中央

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音乐学系。这不禁使我想起建系初期的情景，人数很少，很多学科没有建立。与今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初该院音乐学系第一届毕业生，见证了这六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每当想起这些就禁不住感慨万千，多少人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一生的心血。这种时候，也会更加想念当年的系主任，如今移居北欧、103 岁高龄的张洪岛先生。还有，在他领导下，参与建系但已离我们而去的廖辅叔、蓝玉崧、陈宗群、汪毓和等前辈音乐学家。饮水思源，希望他们的事迹能够更多地被记录下来，不仅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也是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感谢郭昕对音乐学界学者所做的采访工作。她的勤奋、敏捷的思维和强烈的求知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为序！

钟子林

2016 年 12 月

于中央音乐学院

目录

- 001 草原翠绿 民歌大美
——乌兰杰访谈录
- 016 走向田野 走向边疆
——田联韬访谈录
- 034 德奥音乐学的传播者
——刘经树访谈录
- 046 鼓语：北纬四十度以北
——刘桂腾访谈录
- 054 音乐之缘
——安平访谈录
- 074 春风化雨种桃李 俭以养德育人才
——何振京访谈录
- 083 永保好奇心 常探新领域
——陈自明访谈录
- 099 博物洽闻 教学相长
——余志刚访谈录
- 109 民族音乐学：学术前沿与教学研究
——杨民康访谈录

- 123 音乐与文化：中西民族音乐学之比较
——张伯瑜访谈录
- 131 敢立潮头 勇为人先
——郑英烈访谈录
- 143 在信达雅山路上的攀登者
——金经言访谈录
- 160 韬光养晦 厚积薄发
——孟维平访谈录
- 173 摸着石头过河
——和云峰的治学理念与方法
- 188 虚怀若谷 海纳百川
——钟子林访谈录
- 203 问道传统
——袁静芳访谈录
- 212 生有涯 知无涯
——秦序访谈录
- 228 远遁山野 谛听生命
——黄凌飞访谈录
- 240 人写 写人 为人写
——《炎黄风情》国交音乐会后访鲍元恺
- 255 聊聊百年中国钢琴音乐
——蒲方访谈录
- 265 在追问中不断求索
——樊祖荫访谈录
- 277 后记

草原翠绿 民歌大美

——乌兰杰访谈录

乌兰杰（1938—），本名扎木苏，男，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音乐学院特聘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学大百科全书·艺术卷》主编。主要著作有：《蒙古族音乐史》《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毡乡艺史长编》《蒙古族长调民歌演唱艺术概论》《草原文化论稿》《中国元代音乐史》《蒙古族叙事民歌集》《科尔沁长调民歌》（蒙文）等。

时间：2014年11月10日

地点：北京·乌兰杰家中

1938年，乌兰杰出生在科尔沁草原扎赉特旗南端的阿巴干西坡村，拥有蒙古贵族血统的他姓氏为孛儿只斤氏，汉译为“包”，属于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先祖是成吉思汗的长弟拙赤·合撒儿——蒙古历史上著名的神箭手。他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爷爷巴拉珠尔拥有大量土地和牧场，社会地位十分显赫。作为巴拉珠尔的长孙，活佛为他赐名扎木苏，藏语意为“大海”。



央视《民歌中国》栏目嘉宾（2008）

相比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出身，乌兰杰更为珍视当地的长调民歌世家身份，因为它传承着一份无形的丰厚遗产。母亲洁吉嘎是著名的长调歌手，村里的宗教仪式、婚礼仪式，必须演唱相关的长调礼仪歌曲，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不可随意改变，她所唱的长调民歌绝大部分是古老的礼仪歌曲，蒙古语称之为“图林·道”，诸如颂歌、赞歌、祝酒歌、训诫歌、宗教赞美诗、思乡曲、婚礼歌，等等。其中多首科尔沁长调歌曲是其他歌手所不掌握的，单凭她一人传承下来。因此，从心智初开的婴儿时期开始，他便听着母亲哼唱的《摇篮曲》成长。年龄稍大，就开始跟随母亲学唱《青蛙调》《金龟子》。

1947年秋，乌兰杰已经是9岁的男孩了，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对于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他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所幸的是，作为村里的小歌手，他找到了通向人民群众的桥梁。有一次，村里一位老额吉梦见在外参加工作的儿子，不禁伤心落泪，于是找他演唱母

亲思念孩子的民歌，他使用心地演唱了《新耍儿》，感动得老额吉潸然泪下。老额吉的泪水犹如春天的及时雨，催发了埋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歌艺术萌芽。

1950年10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爱国运动，阿巴干西坡村也不例外，村民通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将土块、草根剔除干净，留下颗粒饱满的黄豆、玉米装上麻袋上缴给国家。为了解除夜间劳动的困乏，人们便请来乌兰杰这个著名的小歌手为大家演唱民歌、表演说书。由于表演投入，不免口干舌燥，他向身边的大娘讨要米汤，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从此得到了“米汤”胡尔奇的绰号。他亲眼看到自己的歌声给大家带来欢乐，鼓舞人们的劳动热情，更坚定了他成为民歌手的信心。

1951年春天，乌兰杰被19岁的姐姐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暂住地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次年初冬，学校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移到呼和浩特。他的姐姐当时是内蒙古歌舞团舞蹈队演员，这个舞蹈团刚刚成立五年，正处于发展时期。自1948年以来，内蒙古歌舞团内设有一支六七人组成的“民间艺人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许多杰出民间艺人都被请进团内，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像抄尔琴大师色拉西、四胡大师孙良、说书大师毛依罕、盲艺人铁钢、笛子高手萨仁格日勒、察哈尔四胡流派传人巴布道尔吉，以及东乌旗女中音长调歌唱家莫德格，等等。这些大师们除了参加团里的演出，平时便集中在一起，练习民乐合奏、演唱民歌和好来宝，歌声、琴声终日不绝于耳。每当乌兰杰放学回家，就立刻放下书包跑到民间艺人组，站在角落里聆听他们奏乐、唱歌。大师们也都很喜欢他，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便学到了很多民歌、说书调和好来宝。不久，著名男高音长调歌唱家哈扎布和女高音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也先后调入内蒙古歌舞团，乌兰杰又跟随他们学到了不少家乡的长调民歌。更为幸

运的是，色拉西的孙子敖其尔与乌兰杰同班，两人更是要好的朋友，因此乌兰杰时常到色拉西家中听他演奏抄尔琴，甚至产生了学习抄尔琴，将来加入内蒙古歌舞团的念头。

如果说，在阿巴干西坡村度过的几年民间音乐生活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与内蒙古歌舞团民间艺人的零距离接触，则是让乌兰杰领略到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家庭的熏陶、民间艺人的影响，与他后来走上音乐道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53年7月，乌兰杰即将从内蒙古干部子弟学校毕业，这时的他迎来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巨大变化。内蒙古歌舞团的两位业务骨干美丽其格和包玉山在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暑假时回到呼和浩特，带回一条重要的信息：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面向全国招生，建议内蒙古文化局派学生参加考试。于是，内蒙古文化局选拔出20多名小学生，带到内蒙古歌舞团进行考试，选出3名学生，乌兰杰是其中唯一的男生。7月中旬，3名学生前往天津报考，最终结果只有他一人被录取。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却高兴不起来，离开故乡阿巴干西坡村时，因留恋胡尔奇美梦，曾经内心纠结，感到彷徨。两年以后，离开呼和浩特之际，因留恋内蒙古歌舞团民间艺人组的诸位大师，难舍蒙古族音乐，再一次感到悲伤。

临行前，色拉西老人把乌兰杰叫到家中喝茶，算作临别饯行，特意嘱咐道：“到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是好事，但千万不要学钢琴那个黑家伙，一台有好几百斤重，牛车拉不动，马车装不了，骑马走路更不行，怎么能走村串户，为老百姓演出呢？既然那边没有四胡、马头琴，那就学小提琴吧，携带方便，骑马走路都行。”后来，乌兰杰听从了色拉西老人的劝告，选择小提琴作为主科乐器。

1953年秋，乌兰杰来到天津市大王庄十一径路的一座黄色样式小楼，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第一个蒙古族学生。学校对他倍加关心，同学

也格外热情，使他很快适应了新的学校生活。对他来说，物质生活方面比较容易适应，但精神生活方面却困难得多。对此，乌兰杰坦言：“我见过动物园铁栏杆后面的小棕熊，目光呆滞，神色焦虑，不停地来回走动，既有所求，又不知其何所求。对此，我倒是有亲身体会。”这是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后，他感到对西洋音乐十分陌生，与过去所熟悉和喜爱的蒙古族音乐截然不同，丝毫产生不了兴趣。他开始怀念自己钟爱的蒙古族民歌和说唱，有时梦里听见民间艺人组的长辈们在合奏，醒来后感到格外惆怅。于是，每逢星期天休息时，便独自来到公园的僻静之处，放声高唱自己喜欢的民歌，手里拿着一支木棍，一边敲击节奏，一边练习说书唱段。由于长时间不说母语，没有机会面对听众说唱，原来所熟悉的唱段变得陌生起来，这使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某日，东德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访华，专程来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演出，少年班全体学生前往聆听音乐会。这是乌兰杰平生第一次聆听国外交响乐团演奏，当乐队全奏发出强烈的音响时，他的耳朵被刺痛，头脑涨得几乎爆裂，无法忍受如此



向山林敬酒（2011）



采访老歌手散巴依尔（2011）

强烈的声浪冲击，又不能中途退场，情急之下，心中默唱一支蒙古民歌，以此转移注意力，抵抗外来音响的冲击。突然，身后有人轻轻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看，一位老师悄悄对他说：“同学，你的节奏不对，是3/4拍子！”原来，老师以为他是在跟随着台上的乐曲打节奏呢！

1956年，乌兰杰的父母搬到了呼和浩特。于是，每逢寒假、暑假，他便挖掘母亲脑海中的民歌，至于民间艺人组里的各位大师，更是他访谈的重要对象。从此，他在呼和浩特的采风调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未中断过。每当回顾自己一年的学习，如果没有采集到几首新的民歌，他便觉得心里不踏实，过得没有多大意义。

乌兰杰自谦，从专业角度来说，他的手指条件学习小提琴并不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一度导致失眠。一次意外中，他摔断了左臂，骨伤治愈后，留下了后遗症，使他无法继续学习小提琴，失眠症加剧，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他只好请病假，回到呼和浩特家中治病休养。休假半年期间，他几乎天天都和民间音乐大师共处，重新听到日夜渴望的民间音乐，

完全依靠蒙古族音乐的神奇魔力，使他不治而愈，恢复了健康。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迁至北京。次年秋天，乌兰杰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升入大学本科，主修民族民间音乐。摆脱了审美冲突、学业彷徨、情感迷茫的他，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在学习西洋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过程中，他产生出一个想法：蒙古族拥有丰富的音乐，杰出的音乐大师，为什么却没有一部《蒙古族音乐史》呢？学习中国民歌、音乐作品分析课程时，他又产生出一个想法：蒙古族的长调民歌、短调民歌，比起国内各个兄弟民族的民歌来，一点都不逊色，甚至更加完美与成熟。何况，俄罗斯民歌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民歌与蒙古族民歌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可是为何至今没有一部《蒙古族民歌概论》呢？因民族音乐无比丰富产生的自豪感，与民族音乐理论极其薄弱产生的耻辱感，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撰写出《蒙古族音乐史》与《蒙古族民歌概论》，为蒙古族音乐理论基石添砖加瓦。自从立下志愿、确定方向以后，乌兰杰的内心终于平静下来，再没有产生丝毫动摇与彷徨。

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期间，乌兰杰对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积累的资料也越来越多，产生更多新的线索和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发现一个笔记本，扉页赫然写着“尊敬的各位朋友，请将您所知道的蒙古族谚语写在笔记本上”。看到笔记本上写满了谚语，乌兰杰受到了启发，自己掌握的蒙古族民歌多数都是从呼和浩特收集来的，为何不想办法在北京收集一些呢？北京雍和宫的喇嘛蒙医非常有名，常年有许多来自内蒙古各地的蒙古族病人，下榻在“蒙藏旅社”求医问药，治疗疾病，病友中必定会有民间歌手。乌兰杰心生一计，买了烧酒、红茶，径直来到“蒙藏旅社”，自我介绍后即说明来意，与病友们攀谈起来，果然不出所料，采访到一位乌兰察布盟的女歌手，记录下几首乌拉特民歌。从此，他便成为“蒙藏旅社”的常客，经常去那里收集民歌，

收获可观。

乌兰杰坚信：“爱是教不会的，爱却可以教会一切。”围墙内的校园生活，远远不能满足他对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渴求，在强烈的愿望驱使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便萌生了离开城市采风的想法，并且身体力行，收到实效。在当时来讲，这可谓是一项创举。

1963年暑假，乌兰杰没有回到呼和浩特家中，而是直接从北京奔赴故乡扎赉特旗收集民歌。当时，他的姐姐寄来60元钱，支持他回乡采风。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64年，他毅然决定再次奔赴故乡，因为，那里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去的村落，以及得到确切信息而尚未采访的歌手，等待他的再次到来。在姐姐、姐夫的经济支持下，乌兰杰实现了第二次回乡采风的愿望。

对于采风的经历，乌兰杰至今历历在目，始终认为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到达扎赉特旗的当天，他即办妥采访批准手续，准备前往北部的胡尔勒乡采风，然而天公不作美，遇上阴雨天气，北部八乡不通公共汽车，只能搭乘顺路的汽车或马车。当天有一辆返回胡尔勒乡的拖拉机答应让他乘坐，他毅然坐上拖拉机，顺利到达采风目的地。采风的第一站就遇到了三位难忘的歌手——扎赉特旗北部最著名的长调女歌手格日勒、严重的口吃男歌手道尔吉和东胡尔勒村的短调民歌大王噶尔迪。此后，还采访到喇嘛歌手巴图巴雅尔、王府歌手扎拉芬、牧主歌手莎岱等杰出的蒙古族民间音乐大师。

乌兰杰的采风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一次，他独自走在旷野上，准备奔赴下一个村落进行采风，岂料草原突然下起暴雨，为了保护采风的笔记本不被雨水浸湿，他取出雨衣将旅行包严密地裹了起来，自己脊背顶风，蹲下来保护旅行包，当暴风雨过后，他已经全身冻僵，几乎没法走路。幸好，一位大嫂赶着牛车经过，将他带回家中，送来毛巾

和干净的衣服。

每到秋汛时期，绰尔河水暴涨，浅滩立即变成深水区，乌兰杰来到渡口准备过河，由于想到几天前水深不及大腿，于是，便向河中心走去。不料，刚刚向前走了几步，脚步突然下沉，河水一下子没过胸部，他赶紧把旅行包顶在头上，不敢继续向前迈步，只好站在原地不动。直到当地人看到后，将他从水中拉上河岸。还有一次，乌兰杰前往牧业点采风途中，进入空旷的草原地带，突然看到一条“狗”站在远处，向他张望。他依据农村生活的经验，每当中午炎热时，家犬都在阴凉处卧地休息，很少在村外活动。想到自己遇到的极有可能是野狼，他立刻警惕起来，站在原地不动，仔细观察，对峙片刻，仍不敢前进，只好扭头向后退去，返回出发的山村。村民告诉他，这一带经常有野狼出没，原路返回是正确的决定。

“文革”后期，乌兰杰与大多数人一样，革命激情逐渐冷却。开始对



与科尔沁民歌传承班学生（2012）



和平 (2014)

一些问题进行冷静反思，最终认识到，“四人帮”批判和否定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错误的。于是，他和许多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人一样，利用一切机会，悄悄进行采风和实地调查工作，并记录了锡林郭勒草原著名的长调歌手昭那斯图精彩绝伦的古老宴歌《苍茫大地》。如今，昭那斯图早已作古，但当时他在炉火旁唱民歌的动人场面，对于乌兰杰来说却是永生难忘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音乐学院全体师生下放到天津郊区军粮城部队农场劳动，乌兰杰也在其中。一次，乌兰杰从天津坐火车回乡，遇到几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民歌手，在别人的恳求下，这位歌手终于开口唱歌，很多都是大家并不熟悉的布里亚特民歌，包括古老宴歌《太阳的光辉》，这正是乌兰杰苦苦追寻十年的民歌，终于在这种偶然的机遇下如愿以偿。

乌兰杰慷慨地将自己的治学理念分享给青年学者：“我认为采风和实地调查，既不是为了单纯完成某一项学术课题，更不是为了牟取任